

崔光祖 著

贤良妻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贤良妻



崔光祖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贤良妻/崔光祖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203 - 06113 - 7

I. 贤… II. 崔… III. 叙事诗 - 中国 - 当代 IV. I 22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263 号

贤良妻

著 者: 崔光祖

责任编辑: 杜厚勤

装帧设计: 陈永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 125

字 数: 179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6113 - 7

定 价: 25. 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了解我和愿意了解我的人；

了解我妻和愿意了解我妻的人；

愿意了解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和愿意建立一个和睦幸福

的家庭的人。



一个人要取得事业的成功,一般都
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建立一个幸
福家庭的首要一举,便是慎重地选择
好自己的终身伴侣。两个人同舟共
济,两颗心互相忠诚,两个生命合而
为一。

——题记

序一

邵梅——我的老师

（代序）

韩石山

九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崔光祖邵梅夫妇，崔先生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说是他最近刚完成的，让我看看，并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放在前面作序用。我当时很惶恐，连说不敢。

不是矫情，崔先生何许人也，我怎能僭越至此！他当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我是他的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虽说他在当过两任的省人大副主任之后，已退下来了，可领导毕竟是领导，这点规矩我还是懂得的。从来都是领导给下级的书写序，哪有下级，且是隔了几个层次的下级给领导写序的道理。然而，崔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无话可说了。他说，这是写你邵老师的。我这才看清，书名正是《贤良妻》。

老师当年教过你作文，现在再叫你写篇作文，能不写吗？——心里这么一想，嘴上也就软了。

回到家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看了崔先生的书

1

稿。这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二百页，以每页二十二行算，当在四千多行。崔先生是诗人，我是知道的，有多部诗集出版发行。这部会写他夫妇几十年的恩爱情感，风雨历程，也在预料之中。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感情可真叫个热烈，就是热恋中的少年儿郎，怕也没有他的这份真挚，这份细腻与绵长。

因为是叙事诗，环境人物，我都熟悉，崔先生又长于以口语入诗，读起来也就格外的顺畅，格外的亲切。读着诗，由不得就想起了，不，眼前就显现了我的邵老师的身影。

1958年我从山东德州转回老家上学，第二年考入临晋中学。那时临中还是初中，大概是初一下学期，或是初二的上学期，邵老师曾代过我们的语文课。她那时也就二十岁左右吧，讲课干脆利落，说话和颜悦色，深得同学们的敬爱。我不是什么优秀的学生，多少年过后，再跟邵老师说起此事，她已不太记得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了。我是记得的。那个时期，临晋中学几乎没有什么女教员，语文老师里就她，还有一个叫荆鸣鹤的女老师，教的是代数。她俩的关系很好（后来才知是同学），我们去大灶吃饭的时候，常看见她俩一起蹲在小灶外面的地上吃饭。然而，没过多久，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就不见了邵老师的身影。临晋中

2 学是个大学校，那又是个非常年月（大跃进期间），教

员调动是常事，我们都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并不知道此中有什么原委。

看了这部诗稿才知道，邵老师1956年运城师范学校毕业，本想报考高等师范院校继续深造，当时晋南一带中学教员缺乏，组织上便动员她参加工作，去中学任教，她也就服从了。然而，几年后，中学教员缺乏的现象有所缓解，还夹杂着一些其他原因，便如诗中所说——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努力，
她虽然已经是群众拥护、县上审定、
大会上正式表彰了的优秀中学教师，
但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原因谁也清楚，
只是没有讲清楚，
也不可能讲清楚，
永远也不会讲清楚，
把她由中学调到小学，
事先她一点儿也不知。

我毕业后，上了高中又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也当了中学教员，不过不是在家乡，而是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吕梁山。还是当教员的时候，已开始业余写作且薄有声名，粉碎“四人帮”不久，便由省文联推

荐，当了青联委员。大概是1979年吧，来太原开会时，听人说邵老师在第一招待所上班，便去看望。第一招待所在迎泽街上，进了一个大院子，左手一座老式楼房，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见了邵老师。二十年不见，她老多了，头发花白，身体发福，不变的是她的神情和言语，还是那样的端庄可敬，还是那样的和颜悦色。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省作家协会，看邵老师的次数就多了。但那时，崔先生在当过两个地市的书记之后，已是宣传部的部长了，究竟是去看望崔部长，还是去看望邵老师，就不好说了。至少我那小心眼里，有一半是借机看望一下部长大人。不管我的动机怎样的不纯，一去了家里，没有外人，崔先生总会朝里屋喊一声：“老邵，你的学生来了。”邵老师总是笑吟吟地出来，坐在一旁听我和崔先生谈话，紧慢插上一句，更多的时候，只是喜欢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来自远方的本家侄子。

最让我感动的是几年前的一件事。

我接任《山西文学》主编后，总想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然而，天不作美，就在我接任的第二年，省上就停了办刊经费，弄得我焦头烂额，整日为经费的事儿伤脑筋。我们的刊物，每期都寄崔先生，崔先生看不看我不知道，邵老师是肯定看的。每次去看望，都会说到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太好。有时还会打来电话，

谈她的看法。我心想，毕竟是个老语文教师，心里惦念的，还是文章。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邵老师来了电话，说：

“你办刊物，真的就那么难吗？”

我们刊物有个栏目叫《主编信箱》，我经常在上面发些牢骚，大概她看到了什么。我以为她闲得没事，要跟我聊聊天，就漫不经心地说：

“好邵老师哩，我还哄你吗？”

“我见你们刊物上有汾酒厂的画页，那就是广告吧？”

我说是的，心想，邵老师真是老了，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接下来问，一次多少钱，我说了，又问你想要多少，我心想，哪有这样问的，一面也就感觉到有什么好事要来了，鼓鼓劲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那边吟哦片刻，说行了，你去什么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吧。

几天后，我们接到一笔广告费，比那年省财政给我们的补助还要多！——省财政不给经费了，每年还给数额不等的补助。

我不是说钱多了就怎样，我感动的是这份师生情，就像农村老人对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她就是路上捡了块砖头，也愿意垒在你的猪圈墙上，野外捡上根干树枝，也愿意搭在你的柴火垛上。

邵老师喜欢我，除过解不脱的教员情结外，还有一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她也喜爱文学，喜爱写作。以我的估计，她年轻时，该有过文学的理想，后来几十年间，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公事繁忙，家务拖累，生生地把她的这个理想压灭了。退休后，闲居无事，这压灭了的理想又再度萌生。几经练习，便重操旧业，开始了这迟来的写作的喷发。

起初是我去看望他们老两口时，崔先生说，你邵老师也写了个东西，想让你看看。拿回家看了，我震惊了，一是没想到邵老师会受过那样的苦，二是没想到她会写得这样的好。那是一篇散文，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山西临汾市的那场特大武斗。且看她是怎样开头的：

一个炮声隆隆的夜晚，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挟着一条军用被子，怀抱七个月的小三子，加插在六七百人中间，静悄悄地坐在军分区的大餐厅里，到处黑咕隆咚，偶尔能听到窃窃私语；间或哪个墙角有一丝微弱的光，忽闪一下，很快就灭了。孩子哭着要奶吃，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哪里还有奶水呢？怕哭出声音，只好将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哭得仍哄不下，我只得站起来，双手抱着孩子，嘴里不停地小声哄着：“噢，噢，噢，我娃不哭……”手轻轻拍在孩子身上，明知道不顶事，但只能如此而已。我一阵一阵出

汗，一阵一阵焦炙，根本迈不开一步，脚下横七竖八坐着、躺着的全是人。我不停地抖搂着“噢，噢，噢”。

“你们还……活……”脚下一个声音，使我一愣，打了一个趔趄，接着那个声音就哭了，我能听出他是谁，他拉了一下我的手，我悄声问：“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里？”“唉！一言难尽……还能……见面……”我泪流满面，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孩子仍闹得不行，在我身上乱抓乱撕，口渴得烦躁，声音沙哑。他说：“我给娃娃找些水喝……”他蹑手蹑脚，神出鬼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端回半缸子凉水，我们三人都喝了些，好受多了。至此，炮火中分别一整天的夫妻才见了面，相依为命紧紧依偎在一起，双方都好像靠着一座大山似的。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唉声叹气，不时还有些脚步移动的细碎声。

这次武斗，场面之惨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所有的武斗事件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动用了手榴弹、机枪、土坦克，用几十吨炸药，把地委大楼都炸塌了。最后是中央用飞机撒传单发布告，派出野战军部队，才把事件平息下来。

再看是怎样结尾的：

后来清理地委大楼被炸现场时，在原收发室的地方，发现我小孩睡过的桌子炸得稀巴烂，小花布尿裤埋在水泥残土里。我们特意刨出来，保存好，等孩子长大，给他讲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我所以不惮其烦抄录这三段文字，只是想说明，邵老师的文笔是怎样的质朴从容，又是怎样的酣畅圆润，那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残酷的武斗场面，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细微的写实。没有夸张地渲染恐怖，通篇都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紧张，没有刻意地描写亲情，通篇都是刻骨铭心的母子之爱，夫妻之情。原题叫《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我给改为《惊心动魄的一天》，发在2005年第6期的《山西文学》上。

我给她送刊物时，邵老师不安地问：

“我写的行吗？别降低了刊物的标准呀。”

“放心吧，”我说，“你这学生什么本事没有，看稿子还是有眼光的！”

此后，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里，邵老师又接连写出了好几篇，全是散文，全是写她熟悉的人、经历的事，全是那样的好，甚至可以说一篇比一篇好。计有《我苦命的母亲》、《画吉祥》、《他们的影子总在我脑子里时时出现》等，也都在刊物上发了。有的朋友看了，不知邵梅是什么人，还以为是位新近蹿红的作家，我只说是我初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别的就不说什么了。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是因为崔先生的地位才发了邵老师的作品的。本来就是个不相干的事，何必让人说三道四呢。

是去年吧，我还鼓励邵老师快马加鞭多写几篇，趁我还有点小权，为邵老师编本书出版，现在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了，因为我也退休了，只能祈愿她老人家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写下去，假以时日，结集成书，该不是难事。

本来想认真地评述一下崔先生的诗稿，总是难捺这份悠长的师生之情，写着写着就写起了邵老师的事儿，邵老师看了定会慈爱地一笑，说这娃语文没学好，跑题了。当然，以我的伶牙俐齿，也可以辩解说是，崔先生只写了邵老师贤良的一面，没有写出邵老师才情的一面，我作为学生心有未甘，要打抱不平啊！

就这样吧，不改了，谁叫她是我的老师，我是她的学生呢。

既已不合序文的体例，那就另起个名字，权且作为代序。

2007年10月11日于潺湲室

序二

相濡以沫写人生

——读《贤良妻》有感

边新文

《贤良妻》是老领导崔光祖先生新近创作的一部献给妻子的长诗。作者以朴素率真的语言、行云流水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这对革命伉俪淳美优雅的精神境界和历久弥新的真挚爱情，令人敬羨不已。

爱情这两个字，从来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说起革命者的爱情，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马克思与燕妮、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些伟人的爱情，是那样地令人神往与动容。但说实话，毕竟离我们太过遥远了。而崔光祖、邵梅夫妇则生活在我们身边，且与我相处甚笃。所以，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显得真实可感，更具有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崔光祖先生是我的老领导。记得 1985 年 1 月在长治召开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时任晋东南地委副书记的他，在会上有一个简短但异常精彩的发言，半个小时里竟响起不下 20 余次掌声。虽然“数九寒

天下大雪”，但大家一致说，听了崔书记的发言，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山西文化繁荣的春天就要来到了！我对崔光祖先生心仪已久，这是第一次目睹其风采。而那时，崔先生却并不认识我这个无名小辈。直到1988年，崔先生从晋城市委书记任上调回省里受命组建省土地管理局，极偶然的机缘，一位朋友素知我对崔先生的仰慕，便介绍我与崔先生认识，之后不久便调至其手下工作，至今已历20余年，其间有幸不时聆听他的教诲。崔先生以平易近人遐迩闻名，虽然后来官至省级领导，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在我眼里，崔先生不仅是一位尊敬的长者，更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一位忘年交的知心朋友。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和崔先生的妻子邵梅老师也渐由生疏而变得熟识了。

在我的印象中，邵梅老师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位具有梅花品格的女性。几十年来，她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妻子，只是默默地做着“贤内助”的工作，到退休时仍是第一招待所的一名普通职工，并未因夫贵而妻荣，尽管她为人处世很有涵养，写诗作文也颇有才华。在邵梅身上，既有中国知识女性特有的那种知书达理、宽以待人的品质，又有中国传统女性与生俱来的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美德。生活中的邵梅，总是那么和颜悦色，夫唱妇随。他们俩携手半个多世纪了，人们从未见他们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两人

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处得十分融洽和谐。

鲁迅曾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古往今来，伟大的爱情，从来都是令人景仰与赞叹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灯红酒绿与声色诱惑，使多少爱情之舟为之搁浅，又使多少婚姻之树枯萎，尤其是极少部分高级领导干部，挥霍纵欲，连入党誓词都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何况是对爱情的信誓旦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崔光祖先生与邵梅老师的不离不弃，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的婚姻像陈年老酒一样，随着时日的增加，越醇厚浓香了。

《贤良妻》是崔光祖先生献给妻子邵梅的一份无比珍贵的特殊礼物。几年前，他从省级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没有安享天伦，蹉跎时光，而是拿起了笔杆子，创作出版了《党员干部修养歌》、《人生世事来回想》等好多部作品，以另一种方式履行着一个老党员的责任。近年来，他们二人曾联合创作出版了《人之初·新世纪德育童谣 100 首》、《重阳之歌》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还专题播放过他俩的事迹。由于经常交往的缘故，我时常能看到他们两人“你写字来我研墨”的情景，那真是一幅当代版的“天仙配”啊！

2003 年，崔先生不幸身患癌症，在他到北京住院治疗期间，我曾前去探望。一见面，让我感触万千